

小冊子

基督徒生活



# 與聖經一起 「呼吸」

你知道你在讀什麼嗎？

心被聖言點燃



Guillaume Derville

## 簡短的電子書：與聖經一起「呼吸」

[www.opusdei.org](http://www.opusdei.org)

## 目錄

- 「你知道你在讀什麼嗎？」 聖經 (一)
- 心被聖言點燃。 聖經 (二)

## 「你知道你在讀什麼嗎？」 聖經（一）

—— 以信仰看傳統

—— 閱讀即聆聽

—— 瞭解聖經

當聖路加在敘述年輕的教會向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拓展時的第一步，他向我們介紹了一位坐在馬車上的厄提約丕雅（埃及南部地區）女王的寶庫總管，他曾去耶路撒冷朝拜以色列的天主（參宗8:27-28）。現在在回家的路上，這位朝聖者正在閱讀依撒意亞先知書，儘管他並不十分理解他看的内容。這時，聖神感動了斐理伯，讓他出面干預（參宗8:26, 29）。「斐理伯就跑過去，聽見他誦讀《依撒意亞先知》，便說道：『你明白所誦讀的嗎？』他答說：『若沒有人指教我，怎麼能夠？』於是，請斐理伯上車與他同坐。」（宗8:30-31）厄提約丕雅女王的總管在讀先知的話語：「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伊53:7-8）於是斐理伯「從這段經文開始，給他宣講了耶穌的福音。」

（宗8:35）並在路邊有水的地方給他施了洗，之後他把他託付給聖神的奧妙行動，因是聖神把斐理伯引向這個「渴念天主的靈魂，生活的天主。」（詠42:2）

聖熱羅尼莫在他的一封信中指出，斐理伯曾向他的同伴顯示了「彷彿被囚禁在聖言中，被隱藏的耶穌。」[1] 藉著信徒們的引導和解釋，聖經就像一把「雙刃的劍」（希4:12），對每個接近聖經的靈魂有力地發揮作用。斐理伯在一位什麼都不懂的人眼前揭示並「釋放」了我主的形象。教宗方濟各在他的宗徒信函《慈悲的主與可憐的罪人》

*Misericordia et Misera*中表示，我們也被召叫「成為傳遞天主聖言活生生的器皿。」[2]以這種方式，讓許多人都認知「耶穌基督的吸引力」。[3]

## **以信仰看傳統**

在希伯來人的世界裡，聖經具有非常重要崇高的地位。猶太人會堂的儀式裡，日夜滋養著他們虔敬之心的，都是圍繞著誦讀聖經裡這些書的內容《梅瑟五書》、《先知書》以及詠唱《聖詠》。[4] 以色列的經文是被受到默感的作者，將口傳的內容以文字記錄下來的，將聖祖和先知的教誨撰寫成文字。這類傳統不僅在經文出現之前就已存在，而且還讓義人，那些尋求主的人[5] 在閱讀經文時，擁有銳利的目光，因而可以掌握，或至少瞥見其中的含義。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教會時代，即以以色列的新子民時代。傳統出現在福音之前，是教會本身首先告訴我們哪些著作才該列入神聖經典。[6] 聖奧思定曾寫道：「如果天主教會的權威沒有感動我，我就連福音也不會相信。」[7]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特倫多大公會會議期間，在場的人所記載的事實，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其中一次會議上，教長們拒絕承認只因為作者是宗徒聖若望，而將其福音納入正典；然而最後，他們的結論卻是：應該要相信這本福音，因為教會已接納了它。[8] 但傳統的作用並不僅限於鑑定哪些書屬於聖經的正典；傳統還扮演著一貫穩定的角色 - 辨別聖經的真意，因為教會有聖神之光的幫助。「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耶穌在世上的生命將結束時說道，「然而你們現在不能擔負。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他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若16:12-13）

因而我們看到傳統與聖經是絕不可分割的，就像「觀察」這個動作與所見到的事物是不可分割的一樣。有些觀察的方式能看到某些東西，有些則不能，例如，一個建築師站在某個建築物前，會看到其他人所忽略的細節；一個詩人或畫家可能會被一件小事深深地感動，而其他人則認為那是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傳統是從教會信仰的角度來看待聖經的，這種觀點是栩栩如生的，因為有聖神的引導；也是精確和真實的，因為只有透過教會核心才能理解天主聖言的深奧。就像耶穌在去厄瑪烏的路上為門徒所做的，當聖神在向我們解釋經文時，使教會

的心 - 也就是每個基督徒的心 - 都變得火熱 (參路24:32)。天主聖言能穿越時空, 「天地要過去, 但是我的話, 決不會過去。」 (瑪24:35) 但也需要一個同樣能穿越時空的讀者: 穿越歷史的天主子民。因此, 聖伊拉略說, 在現實中, 「我們透過教會理解到的聖經, 遠勝過從書本中讀到的。」 [9]

### **閱讀即聆聽**

「聖經藉著教會的信德得以保持活潑, 上主因而能繼續向祂的淨配交談, 並指引她應走的道路, 好讓救恩的福音能傳布給所有人。」 [10] 在禮儀集會中宣講天主聖言時, 如以宣讀的方式也能獲得特殊的力量。當厄斯德拉經師莊嚴隆重的誦讀《梅瑟法律書》時, 充滿了許多引人注目的細節,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參乃8:1-12)。剛剛從巴比倫被遣回的以色列眾多百姓, 在一起恭聽上主的話語時, 將幾十年流亡生涯中壓抑的情感傾瀉而出。「但我們身處外鄉異域, 怎能謳唱上主的歌曲? 耶路撒冷! 我如果將你忘掉, 願我的右手枯焦! 我若不懷念你, 不以耶路撒冷為喜樂, 就寧願我的舌頭緊緊貼在我的上顎!」

(詠137:4-6) 此刻, 眾人再次聽到了天主的律法, 覺悟到自己的生活與上主的誡命之間, 有著天壤之別而痛哭流涕。當厄斯德拉正在誦讀, 肋未人對眾人說: 「今天是上主你們天主的聖日, 你們不可憂愁哭泣!」 (尼8:9)

在納匝肋的會堂裡, 耶穌讀了先知依撒意亞的經文, 宣佈了祂的來臨。「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路4:18; 參伊61:1) 二十個世紀過去了, 時至今日, 聖經仍繼續講論有關現在的一切, 就像那天在納匝肋一樣: 「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 今天應驗了。」 (路4:21) 每一天, 特別是「每一個主日, 在基督徒團體中都會恭讀天主聖言, 好讓主日能受逾越奧蹟光照.....。天主至今仍宛如朋友般, 跟我們交談; 祂樂於在我們當中, 陪伴我們, 並向我們顯示生命的道路。祂的聖言道出了我們心中的訴求和憂慮, 並帶來成果豐碩的答案, 因此我們能夠具體地感受到祂與我們非常親近。」 [11]

如我們有這種強烈的信念, 就會對彌撒中的聖道禮儀投入極大的關注。談到宣講天主聖言的最佳方式, 聖施禮華給他身為司鐸的兒子們

一些充滿常理及愛天主的建議，鼓勵他們用能「表達內涵」的方式宣讀，這並非意味著「以強調的語氣、或大聲喊叫。在必要時稍作停頓；就像對三四個專心聆聽的人讀一篇文章一樣。因此，在閱讀書信、福音、頌謝詞之前，最好先練習一下……」[12] 這對所有參加聖道禮儀的人而言，也是個好建議，因為經文需要每個參與者的這份關注之情。我們不應把它視為一般的讀物，或者把它單純地當作傳遞資訊一樣的來誦讀或聆聽，而應懷著一顆充滿熱情的心，仔細聆聽，並渴望受「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瑪4:4；參申8:3）的滋養。這就是為什麼「『請舉心向上』 sursum corda - 禮儀中一個非常古老的禱文，被放在頌謝詞之前，放在聖祭禮儀之前，作為我們答唱和思考的『途徑』。我們必須向上主舉起我們的心，這不僅是句儀式上的回應，同時也在表達一顆被高高舉起之心的情操，同時也能感染提升周遭的人。」[13]

## **瞭解聖經**

「聖經講述了天主因祂的仁慈而顯的各種奇工異蹟，每一頁都浸透天父的愛；從創世之始，祂便想在宇宙萬物印上自己愛的標記。」[14] 聖經激發了生動的、針對個人的回應，並且令人感到驚奇，不但不會打倒我們的智力，反而刺激和啟迪它。「你的言語是我步履前的靈燈，是我路途上的光明。」（詠119[118]:105）「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直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希4:12）因此，任何瞭解聖經並進一步默想的人，即使他們可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擁有其他人在學習中可能找不到的智慧。「我是為了判別，纔到這世界上來，叫那些看不見的，看得見；叫那些看得見的，反而成為瞎子。」（若9:39）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聖經中敘述的事件，不只純粹是個紀錄，這些事件都是有意義的，藉由天主子民的行動和考驗，我們可以看到天主如何透過他們並為他們工作。我們的母親瑪利亞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聖的。」（路1:49）世界以及我們個人的歷史，也都被聖經的光照亮了。「沒有一個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顯的，萬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開的，我們必

須向他交賬。」（希4:13）天主聖言擁抱我們，並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光明；這就是為什麼祈禱和使徒工作會自然而然地仰賴天主聖言。

然而，儘管天主創造我們是為了與祂一起生活，「那導入生命的路是多麼狹！」（瑪7:14）因此，有時當我們發現聖經中的某些段落難以理解，不該感到很驚訝。教宗本篤有一回提到他的一個朋友，「在聽完一個冗長的、以人類學的角度引導聽眾瞭解福音的講道，便搖頭說：『我對這類方式絲毫不感興趣，我想瞭解福音在說什麼！』」教宗補充：「我總認為，與其給段長篇大論的導言，不如說：『我們不喜歡這篇福音，我們反對上主所說的内容！但它到底想說什麼呢？』如果我誠實地說，乍看之下我的確也不同意，那麼我們已經喚醒了聽眾的注意力。很明顯，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僅是單純的想瞭解上主在說些什麼。因此，我們不需要走迂回的長路，就能到達聖言的核心。」[15]

神經學家告訴我們，我們實際上只使用了我們真正大腦容量的極小部分。同樣的我們可以說，聖經擁有取之不盡的深淵寶藏。「我看任何齊全都有界限，唯你的誠命卻廣闊無邊。」（詠119[118]:96）因此，教會的教父們把聖經文本中的含義作了不同層次的區分。後來在中世紀，研發出聖經具有四種「意義」的概念：字面意義、寓意意義、倫理意義和末世意義。

字面意義是所有其他意義的基礎，[16] 不僅僅是看文字本身對讀者的直接意義；更需要在記載文字的時代背景下去理解這些文字，以避免似是而非的詮釋。字面意義與其他三個層次的意義之間的關係，往往需要專精研究學者的指導。因此，使用有健全導言和注釋的聖經版本，以及其他聖經神學書籍和注釋，不僅是大有助益的，甚至是必須的。在許多這類書籍的末尾都附有聖經引文索引，特別是在《天主教教理》的索引，為許多經文段落中提供了深度的解釋和指導。[17]

聖經的任何文本都不能從整體中孤立的取出，因為整體具有天主聖言的一致性。「構成聖經的書本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出於天主計畫的一體性，聖經是一體的，而基督耶穌是其計畫的中心也是核心，始於祂的逾越奧蹟。」[18] 因此，新約是要在舊約的光照下閱讀的，而詮釋舊約的關鍵是基督。根據聖奧思定的名言：「新藏於舊，舊顯於

新。」 *Novum in Vetere latet et in Novo Vetus patet*。 [19] 正如聖多瑪斯·阿奎那所教導的，「基督的心是指聖經，正因聖經顯露了基督的心。這心在受難前是關閉著的，因為那時聖經是隱晦的。但在受難後聖經變得明朗，為使那些從中獲得領悟的人，懂得詳查和辨別如何去解釋先知的話。」 [20]

當復活的主顯現給門徒時，「耶穌遂開啟他們的明悟，叫他們理解經書。」（路24:45）我主也是這樣對待我們，如我們仔細傾聽、真正的尋找，我們也讓祂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陪伴我們。在聖人和這麼多信仰中的弟兄姊妹們親自帶領之下，我們能在經文中找到「我們耶穌的聲音、姿態和鍾愛的形象。」 [21]

[1] 聖熱羅尼莫《書信》 53, 5

[2] 教宗方濟各，宗座牧函《慈悲的主與可憐的罪人》 2016年11月20日, 7

[3] 聖施禮華，默想筆記，1962年4月1日

[4] 《托拉》（希伯來語，意為「指示」、「教導」、「法律」）是希伯來聖經的核心，也被稱為梅瑟五書。它由《聖經》的前五書組成：創世紀、出谷紀、肋未紀、戶籍紀和申命紀

[5] 這種說法經常在聖詠中被使用，例如：詠9:10；詠詩40[39]:16；詠70[69]:4

[6] 參特倫多大公會會議，第4次會議（1546年4月8日），DS 1501-1504

[7] 聖奧思定，《駁斥摩尼派人的所謂基本書信》引自《天主教教理》119條

[8] “Ait enim Cavensis episcopus: Evangelio Joannis non credo, quia ab ecclesia sit receptum, sed quia Joannis est. Cui hoc esse haereticum responsum est.” Concilii de Trento, Diariorum, Actorum, Epistularum, Tractatum nova Collectio, Herder, Friburg 1901, vol. I, p. 480

[9] 聖伊拉略，Liber ad Constantium Imperatorem, 9

- [10] 教宗方濟各 **《慈悲的主與可憐的罪人》** 7
- [11] 教宗方濟各 **《慈悲的主與可憐的罪人》** 6
- [12] 聖施禮華，家庭聚會筆記，1956年2月12日
- [13] 教宗本篤十六世，演講，2006年8月31日
- [14] 教宗方濟各 **《慈悲的主與可憐的罪人》** 7
- [15] 教宗本篤十六世，演講，2009年2月26日
- [16] 聖多瑪斯·阿奎那 **《神學大全》** q.1, a.10, ad 1
- [17] 此外，根據《教義》的一位協調人的權威聲音，第101-104條為真正的神學讀經提供了一個簡短的方法。參閱Joseph Ratzinger, "天主教會的教義是最新的嗎？出版十年後的反思"，《通往耶穌基督之路》，三藩市。Ignatius Press, 2005, p. 147
- [18] 《天主教教理》112（參路24:25-27，44-46；以及梵二《教義憲章》，12）
- [19] 聖奧思定，*Quaestiones in Heptateuchum*, 2, 73
- [20] 聖多瑪斯·阿奎那，*Expositio in Psalmos* 21, 11（引自《天主教教理》112）
- [21] 蔡浩偉 **《While He Spoke to us on the Way》** 序言，第8頁

[返回目錄](#)

## 心被聖言點燃。聖經（二）

——從聖經到生活

——祂的言語更豐富

——在聖施禮華的手的帶領下

在福音裡，我們看到我主自己在講道時，非常頻繁地引用舊約的經文。有一次，祂清楚地談到祂的神性、祂與父的一體性（參見若5:19 ff）。祂告訴那些聽祂講話的人，「你們查考經典，因你們認為其中有永生，正是這些經典為我作證。」（若5:39）當他們從耶穌口中聽到「祂與父原為一體」的教理，對他們積極的想保護自己祖先的信仰，似乎是個極大的挑戰。因而他們仍然需要增高自己相當不錯的理解力；他們需要好好的準備去接受來自天主本身的「一切真理」（若16:13）：活生生的真理，即耶穌基督真人的道理。這就是為什麼教會鼓勵所有的基督徒，「要藉多讀聖經，去學習『耶穌基督高超的知識。』（斐3:8）」[1]

主業團監督再次邀請我們將視線聚焦在「我們想要認識、相處和深愛的耶穌基督，以祂的位格為靈修核心。」[2] 而且，正如聖熱羅尼莫所說，「對聖經的無知，就是對基督的無知。」[3] 隨著我們在基督教道路上的邁進，聖經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以致於「我們與福音、與聖言一起『呼吸』。」[4] 既然聖經是「全部神學的靈魂，」[5] 也該成為我們思想和生活的中心。在這方面，教宗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銳的問題。「如果我們像對待手機一樣的對待聖經的話，會怎樣呢？如果我們總是隨身攜帶著福音，或至少是本小小的袖珍版，會怎樣呢？如果

我們忘記帶的時候，我們會回頭去拿嗎？當你忘了你的手機的反應是，『哦，天哪！我忘了帶，我得回去找找。』我們一天打開手機好多次；如果我們像查看手機訊息一樣頻繁的閱讀聖經中的天主訊息，又會怎樣？」[6]

## **從聖經到生活**

聖保祿在寫給厄弗所教會的領袖弟鐸的信中提醒他：「你自幼便通曉了聖經，這聖經能使你憑著那在基督耶穌內的信德，獲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為督責、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適於行各種善工。」（弟後3:15-17）這就是希臘文的字面意思：保祿宗徒說天主的人，就是依靠祂的聖言生活，且已「裝備好」要行動：而現在他確確實實的擁有作為一位宗徒生活中真正不可或缺的條件。當聖詠作者在他海闊天空的默想天主聖言時，在119篇中，更加強調地說：「你口中的法律對我的利益，連千萬的金銀也不能相比。」（詠119 [118]:72）

耶穌不斷呼喚我們要與祂認同，生活在祂內。正如聖施禮華經常說的：「祂在麵餅和聖經中」[7] 耐著性子等待我們。祂沉寂而有效的存在於聖體聖事中，以及在祈禱的對談中，天主總是在那兒癡癡的等著我們。即使我們日常生活中涵蓋了成千上萬的小事，但這些與祂的對話裡最親密的來源仍不外乎聖經。耶穌祈禱的方式也一定就是這樣：深深的紮根於天主的聖言。我們的祈禱也應該是這樣的。「當你打開福音時，想一想書上的記載——基督的言行——是你不但應熟識的，還要活出來的。那裡所講的每一件事，每一個重點，都是一點一滴聚集而成的，讓你肯定它能活現於你生活中的每個情況裡。天主召叫我們信友緊密地跟隨祂。在聖經裡，你將發現耶穌的生平，但也該在那裡找到你自己的生活。你也好像宗徒一樣，學會充滿愛意地問：『主，你要我做什麼？』而在你的靈魂裡，你會聽到一個無可置疑的答案：『天主的旨意！』每天拿起福音，閱讀它，把它視為明確的準則活出來。這是聖人們所做的。」[8]

*Viva lectio est vita bonorum*[9]，大聖額我略說：聖人的生活是活生生的讀經，把讀經化成我們的肉身，化成姿態、言語和行動。教會的一些教父說，隨著道成肉身，天主聖言被「縮小」[10]了。同樣，在聖

人的生活中，耶穌也被「縮小」了；為了能透過他們的言行，將之傳遍世界，天主聖言也變得很小。在歷史的長河裡，隨著每一世代基督徒的出現，「日與日侃侃而談，夜與夜知識相傳……。它們的聲音傳遍普世，它們的言語達於地極。」（詠19[18]:2, 4）

本篤十六世說，「教會歷史上的偉大靈修思想，都明確地發源於聖經思想，這絕非是偶然的事。」[11] 教會大樹的這些枝條的活力源於「聖神的德能」（羅15:13）「就連天主的深奧事理他也洞悉。」（格前2:10）個人的皈依也是如此。此外還有許許多多隱藏在歷史中，不為人知的深邃而平凡的聖人，他們以只有天主知曉的方式，為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教會中充滿了隱蔽的聖人！」[12] 所有這些人都得到勝過食物的聖經的滋養，「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瑪4:4）

### **祂的言語更豐富**

為了使天主的聖言成為我們的靈魂食糧，我們需要培養聆聽的態度，即使我們不完全明瞭天主要對我們說什麼。一開始，宗徒們極可能對我主在葛法翁提及關於感恩聖事的話題，理解得很淺顯。但聖伯多祿代表所有宗徒（也代表我們）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若6:68）甚至包括聖母，她也不一定能徹底的理解耶穌所行所言，但她靜靜地聽著、沉思，「把這一切默存在心中。」（路2:51）

教宗方濟各建議，「我想我們在這方面都有改善的餘地：成為更好的天主之言的聽眾，使我們不再在自己的話語上鑽研，而在聖言上下功夫使其更豐富。我現在想到肩負傳教任務的司鐸，如果他沒有事先打開自己的心扉、靜靜地聆聽天主的言語，他怎能講道傳教呢？我想到為人父母者，他們是主要的教育家，如果他們的良知沒有被天主聖言所啟發，他們怎能懂得必須先教育自己的孩子呢？如果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沒有充分得到聖言的指引，又如何能輔導自己的孩子呢？我也想到傳道員和所有參與教育工作的人，如果他們的心沒有被聖言所溫暖，他們怎能溫暖他人、孩童、青年、成人的心呢？僅僅閱讀聖經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聆聽在福音中說話的耶穌。」[13] 如果我們努力增長這種聆聽的態度，也能被研習和靈修閱讀所滋養，我們就能和

先知耶肋米亞一樣地說：「你的話一來到，我就吞下去；你的話便成了我的喜悅，我心中的歡樂。」（耶15:16）

閱讀和默想聖經需要時間和冷靜。「在天主面前默想經文時，最好先請求主的幫助，例如：『主啊，這段經文對我說什麼？祢希望藉著這段經文改變我生活中的什麼？這段經文讓我不安的是什麼？我為什麼對這經文不感興趣？或者這段經文中令人喜悅的是什麼？聖言中的這一詞句為什麼讓我感動？吸引我的是什麼？為什麼吸引我？』」[14] 尤其在講座、課程或講道時，如果我們引用貼切的經文而不是裝飾性的、或作為談論某些話題的藉口，那麼聽者必定會欣然接受的。天主聖言應該給我們所講的話添加力量和光亮，我們從聖經中引用的話語應該被一股暖流增強力量，暖流來自心腦並用的學習和默想經文的成果。

我們還需要學會聆聽耶穌的「沉默」。正如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一篇後記裡所寫：「我們從福音書中得知，耶穌經常獨自徹夜的『在山上』祈禱，與祂的天父交談。我們知道祂的語言、祂的話語，來自於「定、靜、安、慮、得」的沉默。所以按理說，只有當我們也進入祂的沉默、學習從祂的沉默中聆聽到祂的話語，才能正確的理解祂的言語。

當然，為瞭解耶穌的話，歷史知識是必要的，它教我們明白當時的背景和語言。但如果我們真的想深入理解上主的訊息，僅此還是不夠的。今天任何一個人，無論他閱讀了多少又厚又重的福音注釋，最後仍然不免會感到失望。即使他確實學到了很多關於那個時代有用的資訊，也學到了很多最終對理解文本毫無價值的推斷。最後你仍感覺到所有多餘的文字中，缺少了一樣基本的要素：就是進入耶穌的沉默，祂的言語在此沉默中誕生。如果我們無法進入這種無聲勝有聲的沉默，我們永遠只能聽到言語的表象，而無法真正理解它。」[15]

### **在聖施禮華的手的帶領下**

「每位聖人就像由天主聖言發出一線光輝。」[16] 在主業團裡，從聖施禮華的教誨和生活經驗中福音披上了特別的亮光。如同他一樣，我們進入了耶穌的生活，「就像場景中的另一個人」：我們是若瑟、西滿、納塔乃耳、基勒乃人西滿、瑪麗德蓮...最重要的是，我們成為

基督自己，聖子中的子女。有人說，雖然你可以給人一條魚來減輕他的饑餓，但如你教他如何捕魚就更有意義了。同樣地，聖施禮華不僅給我們提供了他對聖經的評論，還教我們怎樣去閱讀：像小孩子一般，默想它。他的教導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瞭解福音，而福音本身也讓我們更確切地理解天主交託給聖施禮華的精神：「像福音一樣歷久而彌新。」[17] 這就是為什麼，在一些我們提供的基督教培育課程中，通常都以閱讀和引述當日的福音開始；而在主業團的中心裡，更是要用當日福音的精簡短評來結束一天。

早在1933年，聖施禮華就已有這個習慣，他利用八分之一頁的小紙條，偶爾寫下一句有感的新約引句，並加上一些簡短的評語，總共收有112張，他在封皮上面寫了一句提醒：「要常默想的新約聖言。」[18] 我們每個人可能也收集了一些引句，無論是寫在紙上，或是烙在我們的靈魂深處，有關耶穌的話語或姿勢、我們認為有說服力的情節或對話。有一天，因為在某個特殊的情況下，或因為我們靈魂的狀態，當我們再度讀到它或聽到它時，那些句子好似閃爍著特別耀眼的光芒……，也許這些話正我們在追尋的答案，也許讓我們感到驚訝，也或許給我們的靈魂帶來平靜。它們確實見證了我們的信仰、道路、及天主的愛。去滋養這種個人化的閱讀福音方式，對我們有莫大的助益，當然也是很自然的從禮儀中引取金句。有時，新約中的一段經文輕易的提供我們一整天的默想材料，並幫助我們維持在天主的臨在中。

聖母在這條道路上陪伴著我們，讓我們認識基督，並緊緊地跟隨祂，就像最初的十二宗徒一樣。[19]「瑪利亞，最善於聆聽的女人，請打開我們的耳朵；賜予我們聰明，如何在這世上的千言萬語中，聆聽妳的聖子耶穌的話語……；瑪利亞，意志最堅定的女人，請照亮我們的思想和心靈，使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服從妳的聖子耶穌的話語……；瑪利亞，行動力最強的女人，請賜予我們手腳勇氣，讓我們能『急速地』走向他人，把妳的聖子耶穌的慈善和愛帶給他們，把福音之光帶給世人，像妳那樣。」[20]在尋求聖母瑪利亞的協助之下，深信我們的心中必燃起對聖言的渴望，進而成為積極的基督門徒。

Guillaume Derville

- [1]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義獻章》1965年11月18日, 25
- [2] 范康仁《牧函》2017年2月14日, 8
- [3] 聖熱羅尼莫, 《依撒意亞注釋》, 序言 (PL 24, 17)
- [4] 范康仁訊息, 2017年4月5日
- [5]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司鐸之培養》法令, 16
- [6] 教宗方濟各, 三鐘經訊息, 2017年3月5日
- [7] 《基督剛經過》122
- [8] 《鍊爐》754
- [9] 聖大額我略, *Moralia in Job* 24, 8, 16: PL 76, 295
- [10] 參本篤十六世, 宗座勸諭《上主的話》2010年11月30日, 12
- [11] 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48
- [12] 教宗方濟各, 2017年5月11日, 聖瑪爾大講道
- [13] 教宗方濟各, 論述, 2013年10月4日
- [14] 教宗方濟各, 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2013年11月24日, 153
- [15] 本篤十六世, 為Robert Cardinal Sarah《沉默的力量》英文第二版後記, Ignatius 2017
- [16] 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48
- [17] 聖施禮華, 書信, 1932年1月9日, 91
- [18] 參閱 Francisco Varo, “San Josemaría Escrivá de Balaguer, ‘Palabras del Nuevo Testamento, repetidas veces meditadas. Junio – 1933’”, *Studia et Documenta* 1 (2007), pp. 259-286
- [19] 參閱《天主之友》299
- [20] 教宗方濟各, 向瑪利亞的祈禱, 2013年5月31日

## 返回目錄

© Fundacion Studium

[www.opusdei.org](http://www.opusdei.org)